

佛緣

余 靖

我並不是一個特別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因家中長輩親戚大多信仰佛教，加上各種佛學文化的薰陶，不知不覺下，我也有了些佛緣吧。

記得過去讀《東京夢華錄》時，裏面有一句寫宋徽宗時期京城四月初八佛生日：「十大禪院各有浴佛齋會……迤邐時光晝永，氣序清和……」仔細品味起來，很是動人。九百多年過去，今年四月初八佛誕日，在五月十二日，恰巧是一個周日。

今年的佛誕撞上了母親節，可家鄉的親戚大多不過這舶來的洋節，反而是對佛誕敬而慎之。表姐在朋友圈裏發文說，晚上要跑去天寧寶塔前聽梵音，感受佛音呢喃，母親等一眾家鄉婦孺都留言附和表示要一同前往，我看到了才忽地想起——是日佛誕。

我對佛誕的認識，從一套敦煌藏經洞在海外的珍圖書冊而來。畫冊為朋友所編，他自己身為畫家，對裝幀印刷講究得很。原作大部分為斯坦因擄走，現藏大英博物館，我時常翻一翻，有些混了個眼熟。一幅唐代絹本佛傳幡畫尤其記得清楚，以深褐色邊框將若干佛經故事的場景分開，連環畫似的，形成情節連貫的一組，下方最顯眼處，便是發生在藍毗尼花園中的「九龍灌浴」情景：一壯健白胖的嬰兒站立蓮台，周身為大團女雲所籠罩，雲中分列九條金龍，龍首作噴龍涎狀，氣派大得很。藍毗尼花園的花草，接受灌浴的太子，身後兩株枝葉繁茂的樹，皆是唐畫之精美模拙。我後來在華南植物園見過碩大的地湧金蓮，想起太子降生後的七步，步步生蓮，可不正是如此。

內地的佛誕並無法定假期，但佛教徒的信仰熱情不減，而東西方文化匯集的香港卻有法定的佛誕假期。據友人說，每年佛誕，香港的佛堂寺廟都會舉辦慶典，其中大嶼山寶蓮寺的活動最為盛大。說着說着有人便惋惜感嘆我沒有信仰，不

然也該找個機會去香港看看。我說，只當是種文化，看一看，拜一拜，入廟隨俗一番倒也無需非關乎信仰不可吧……

說着說着，便激起我的興趣，研究起了這個佛教節日來——在我國，每一種節日都有相應食物增添氣氛的，佛教自西漢末傳入，歷時已久，佛誕日又稱浴佛節大概也不能例外。果然，每年四月初八前後，香港的素齋館都會推出一種叫原荳餅的供果點心。製作方法不難，只是原料卻頗為罕見。

原荳餅常被誤寫成芫荳餅。在粵語裏，原荳音同芫荳，其實是不同的植物。芫荳常見。原荳，一說藥樺，卻是學名闊苞菊的一種灌木。將葉搗爛，和入糖、米粉、糯米粉，用熱水揉搓成團，餅模子壓出形狀蒸熟，藥樺或原荳餅便成。色作深綠，想像和同為菊科的艾蒿做的餅異曲同工，苦中生甘，且都是藥草。據說兒童吃原荳餅，還有暖胃去積食的功效。

說及暖胃的功效，想起近日讀周作人錄《越諺》風俗門的記載：「結緣，各寺廟佛生日散錢與丐，送餅與人，名此。」想來，做原荳餅的初衷，只怕也是為了分送與人結緣的，至於暖與不暖，唯有自知了。

與衆生結善緣，與佛法結佛緣，我想，所謂信仰，最終也只有導人向善的那些才會恆長流傳且得信衆吧。



►佛誕日香港寶蓮寺的天壇大佛引一眾信徒前往參拜

夏的聲音

舍 予

五月還未走過一半，天氣就迫不及待地熱了起來，當這座小城的街頭開始有賣冰棍的吆喝聲時，我就知道，夏天是真的來臨了。每個季節都有讓人銘記的聲音。比如冰雹啪啪墜地的冬雪之聲，花苞砰砰彈開的春暖之聲，黃葉悄悄落地的秋風之聲……我們用耳朵深入生活的深處，觸摸四季的靈魂時，會有細緻入微的新發現。

夏天的第一聲應該是雨滴打落青桐的聲。天邊的濃雲翻滾成烏青的色，風絲從樹梢穿過，雨點就來了，啪嗒——啪嗒——像靜夜裏行走的秒針，不疾不徐，穩穩地落上一陣兒。待樹梢的風絲被扯成一團亂髮，雨點啪啪啪落起來，心亂如麻，外面驟雨的世界劈裏啪啦奏出金屬的鳴響，讓人驚心動魄的，不好聽的。或者是大雨欲停時，雨腳稀疏下來，又恢復啪嗒……啪嗒……的節奏。待驟雨完全歇了，樹梢的雨滴一層一層往下滾落，啪嗒——啪嗒——長長拖出一道尾音來，許久一聲，許久一聲，天地被寂靜的尾音無限推開，世界都安靜了。

最令人心顫的，應該是刀尖觸到新瓜的炸裂聲。一定是那種深青紋的花皮瓜，從棉田叢裏扒出來，攜裹了泥土，用井水洗了，浸潤了淋淋水色，愈發翠色逼人。一定有幾雙喜悅的眼切切緊盯着，刀尖觸到瓜背上，「哧擦」，新綠的紋間裂出一道粉綠的水痕，瓜壁間的水珠兒滾落，新瓜攜裹着清涼的水汽撲來時，涼氣打在鼻尖眉上，切切的眼神明亮起來，整個世界都亮起來。

咬破冰棒的聲音，一定是那種帶有糖精澀苦滋味的白色透明閃着模素光澤的老冰塊。叫賣者從白木箱中掀開白色夏布棉被，把冰棒放在你手中，白色封紙上細細綴滿一層小水珠，撕掉軟扁的封紙，白氣滋滋冒出來，涼氣在指尖散開。白色冰棒在唇齒間破裂，咯咯的破碎聲最是讓人暢快的，一定要咯咯的響。

蟬鳴聲一定是讓人煩躁的，在悶熱的午後或昏昏難眠的夜，銳利的鳴響像一把尖刀，刺破天地間最後一絲陰涼，把光和熱和明亮和刺目和眩暈全都放進來。樹木、河流、山川，村落都明晃晃起來，暑熱無處躲藏。

蚊子嗡嗡的鳴聲是夏季植入骨髓的聲音。聽到它就能渾身癢癢起來。它可能在蚊帳內響起，在房樑間、在風扇迴旋的氣流裏，反正是驅不散，又捉不住的。早起枕頭邊，孩子額頭上手臂上鼓起的小包，忍不住抓了，隨之是一道紅色印記。

最愛聽夏蟲漫進紗窗的聲音，它們大概在夕陽墜地就開始慢慢攢聚了。到太陽的光影徹底從大地消失，西天的太白星遠遠地亮了，蟲聲從莎草間初發，曲曲曲曲，噉噉噉噉，是低沉的斷斷續續的，夜燈初上，莎草的葉子晃動起來，雜草們翻滾起連綿的綠光，曲曲噉噉，曲曲噉噉，簡短明快，遠遠近近匯成一條聲音的水線，漫過河流，山川，在村落的樹間穿梭，漫上屋脊，透過窗紗，落在帳下睡人的枕邊。曲曲曲曲，長長的，如絲如縷，在寧夏的深夢裏纏繞着。

夏的聲音，或驚心動魄，或甜蜜清爽，又或者令人煩躁，但終究都是生活的聲音，是充滿生命力的讓人無法忽視的熾熱之聲。



文化什錦

朋友從長沙旅遊歸來，告訴我：「此次長沙之行，最大驚喜是去了『李自健美術館』」。我之前沒有聽說過李自健，看了朋友發來的一組油畫圖片後，我馬上記住了他。因為那組油畫的主角都是老母親，頭髮花白，皺紋滿臉，溝壑縱橫的面孔，視覺觀感上無論如何也沒法同青春女子相比。可是，母親們的目光那麼平和、慈祥，畫面綻放出「人性與愛」的藝術光芒。

印象裏，專門為母親作畫的畫家並不多。西方繪畫大師，除了愛畫聖母，大多數畫家喜歡着筆於少女、裸女或者將自己的妻子當作模特兒。

本來，畫家願畫什麼，愛畫什麼，是件無可厚非的事。只是，在看了李自健的「母親系列」油畫後，我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，美術作品中的母性形象真的太少。親情主題的匱乏是不是值得畫家深思一下？

春秋不相連，春不見秋，秋不遇春。有人云：春色不如秋色好，西風無力撼東籬。亦有人云：一年之計在於春。春秋是心靈的雙耳，也是心靈的兩側。春秋連在一起，在中國卻是近千年的波瀾壯闊，風起雲湧，博大精深。春秋給中國文化的血脈注入新鮮血液，為中國文化的發展開啓揚帆，使中國文化數千年血脈不斷，光輝燦爛。說中國歷史、中國文化不能不說春秋，說春秋不能不說春秋「二子」老子和孔子，不但照耀着春秋也照耀着先秦兩漢，唐宋元明清，直到照耀着今天，不但照耀着中國，也照耀着世界。

二千五百年來儒家的始祖孔子，宋代理學大家朱熹引用詩人唐子西的話來表達對孔子的崇敬之情：「天不生仲尼，萬古如長夜。」老子是二千五百年來道學的濫觴，在公元前五百年孔子曾經問禮於老子。中國古人常說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。我沒想到，孔子與老子一席話，孔子竟然如晴天霹靂，醍醐灌頂。孔子辭別老子，沉吟良久，心潮起伏，久久不能平靜，感而慨之：「鳥吾知其能飛；魚吾知其能游；獸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為罔，游者可以為綸，飛者可以為矰。至於龍，吾不能知，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，其猶龍邪！」孔子見老子如人觀龍，仰望拜學，敬仰心穆。孔子一生拜見老子四次，對於儒教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。毋庸置疑，孔子的思想就是在數次向老子請教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和成熟的，與此同時，孔子的提問也敦促了老子的反思，豐富了老子道家思想的體系。春秋的「二子」相見，可謂是偉大的相逢，不朽的相遇，互相汲取的營養足以豐富和精典中國文化的源頭。自此以後，也有所謂偉人、先驅、旗手被喻為改變歷史、文化的會見，但只不過是風光一閃，稍縱即逝。

在中國歷史上，有得意儒失意道絕歸佛一說。在二千多年的思想潮流中，道家思想有效地成為儒家思想的最大反動，儒家思想有效地成為道家思想的重要補充。孔子更側重文化典籍的整理與傳承，老子更專注於文化體系的創新與發展。一部《論語》一萬一千七百零五個字，一部《道德經》五千七百八十四個字，兩道經典，思想大庫也不過

今日走在街頭，隔三差五地就會看到一兩個身穿漢服的青年男女經過，出遊至重慶成都等網紅城市此現象更甚。稍做研究後發現，如今熱愛漢服並且穿漢服上街的人越來越多，漢服文化節、街拍、祭祀等活動中也都見到漢服的身影，儼然在掀起了一股漢服復興潮。

對於文化傳承，就像人們經常提到的：「被保護起來的是非遺，活下去的才是文化，我們要讓它活下去……」是的，漢服作為華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，它最需要的就是——活着。但對於漢服來說，其任務比「活着」更艱難，因為它必須先要「復活」。我們的文明之路，看似風生水起，實則卻是步履維艱。

追根究底，我們的文明符號——華夏衣冠，是消失極久、斷裂極深的那一部分。今天的

油畫中的母親

陸小鹿

當然，少並不代表沒有。打開記憶的抽屜之門，我想到的第一幅有關母性的油畫是莫里索的《搖籃》。莫里索是印象派裏出類拔萃的女畫家。《搖籃》描繪了一位年輕母親，托腮坐在搖籃旁，正深情注視着白色紗帳裏入睡的孩子。仔細看母親的妝容，頭髮有些凌亂，面容略帶疲倦，也許忙碌了一天，剛剛將孩子哄睡，這一刻安然無聲的凝望，母愛如水潺潺。

和注重光影的印象派大師莫奈不同，印象派的莫里索喜歡描繪日常生活中平凡而又動人的瞬間，展示出女性溫柔 and 細膩的一面。單為這一點，莫里索就有足夠理由叫人喜歡。

梵高，有幅作品叫《晃動搖籃的魯林夫人》。「這是一件能安慰孤寂靈魂的作品」，在寫給更高的信中，梵高如此說。這幅畫的特別之處在於表現出了母愛卻沒有讓嬰兒露面。

郵差魯林是梵高在阿爾勒居住時認識的莫逆之交，梵高為魯林一家人都畫過肖像。在給魯林夫人畫的這張油畫裏，沒有出現嬰兒和搖籃，只有一根用來搖晃搖籃的繩子，握在魯林

夫人的手中。就是這根象徵母愛的繩索，賦予讀者畫面以外的回味和想像。天才就是天才，一般人又怎會構思到這麼奇妙的點？

十四歲就給母親畫過肖像畫的畢加索，一生畫風多變，後期作品充滿誇張、抽象、怪誕之風，但在早年「藍色時期」，畢加索關心普通民衆，創作過不少樸素而溫情的作品，比如一幅《母親和孩子》。

孱弱的孩子坐在母親腿上，母親用袍子裹住他，把他摟抱在懷裏。畫面清冷、憂鬱，可以感受到母子身處的環境並不樂觀。然而，畫面裏的孩子面容安寧並不緊張，即使寒冷、貧窮、飢餓，只要有母親溫暖的懷抱，那就是安全和幸福。

一九八九年九月，老撾郵政發行了一套六枚的「著名畫家畢加索繪畫」的紀念郵票，其中一枚便是這幅《母親和孩子》。畢加索有那麼多聞名於世的作品，為什麼老撾郵政會選中這幅作為六分之一呢？也許是畫面中洋溢的母愛最終打動了郵票發行方吧，我這樣猜想。

儒道春秋談

白頭翁



閒話煙雨

春秋不相連，春不見秋，秋不遇春。有人云：春色不如秋色好，西風無力撼東籬。亦有人云：一年之計在於春。春秋是心靈的雙耳，也是心靈的兩側。春秋連在一起，在中國卻是近千年的波瀾壯闊，風起雲湧，博大精深。春秋給中國文化的血脈注入新鮮血液，為中國文化的發展開啓揚帆，使中國文化數千年血脈不斷，光輝燦爛。說中國歷史、中國文化不能不說春秋，說春秋不能不說春秋「二子」老子和孔子，不但照耀着春秋也照耀着先秦兩漢，唐宋元明清，直到照耀着今天，不但照耀着中國，也照耀着世界。

二千五百年來儒家的始祖孔子，宋代理學大家朱熹引用詩人唐子西的話來表達對孔子的崇敬之情：「天不生仲尼，萬古如長夜。」老子是二千五百年來道學的濫觴，在公元前五百年孔子曾經問禮於老子。中國古人常說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。我沒想到，孔子與老子一席話，孔子竟然如晴天霹靂，醍醐灌頂。孔子辭別老子，沉吟良久，心潮起伏，久久不能平靜，感而慨之：「鳥吾知其能飛；魚吾知其能游；獸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為罔，游者可以為綸，飛者可以為矰。至於龍，吾不能知，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，其猶龍邪！」孔子見老子如人觀龍，仰望拜學，敬仰心穆。孔子一生拜見老子四次，對於儒教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。毋庸置疑，孔子的思想就是在數次向老子請教的過程中逐步形成和成熟的，與此同時，孔子的提問也敦促了老子的反思，豐富了老子道家思想的體系。春秋的「二子」相見，可謂是偉大的相逢，不朽的相遇，互相汲取的營養足以豐富和精典中國文化的源頭。自此以後，也有所謂偉人、先驅、旗手被喻為改變歷史、文化的會見，但只不過是風光一閃，稍縱即逝。

在中國歷史上，有得意儒失意道絕歸佛一說。在二千多年的思想潮流中，道家思想有效地成為儒家思想的最大反動，儒家思想有效地成為道家思想的重要補充。孔子更側重文化典籍的整理與傳承，老子更專注於文化體系的創新與發展。一部《論語》一萬一千七百零五個字，一部《道德經》五千七百八十四個字，兩道經典，思想大庫也不過



一萬六千九百八十九個字，排在現在的《人民日報》上不過三個版面。

中國歷史文化在秦漢以前，儘管有諸子百家，但儒、墨、道三家基本上涵蓋了當時的文化精神。唐宋之後，釋家繁榮，儒、釋、道三家相互交鋒，相互融合。縱觀中國歷史每一個朝代，在其鼎盛之時，都有一個共同的秘密，即「內用黃老，外示儒術」，不論漢唐還是宋、元、明、清。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，其實是黃老之學。老子哲學的存世價值可見一斑。

而孔子可謂有感悟而思想，由思想而痛悟，由痛悟而明達至理，也謂逆勢而上。

因為春秋時代是一個「禮崩樂壞」的時代，諸侯國君私欲膨脹，各國之間戰爭不斷，戰亂紛紛；諸侯國內更是殺得天昏地暗，春秋無義戰，混戰是常態。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」，「《春秋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。」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，孔子懼，作《春秋》。孔子思想的核心是「仁」，「克己復禮曰仁」。如果用另外一個字來解釋仁，那一定是「愛」。仁者愛人，這是孔子在回答弟子之間的時候給出的非常著名的說法。在這個意義



▲老子傳播道家理論 資料圖片
▼孔子奠定儒家思想

上，儒家的哲學可以稱之為「愛的哲學」。從充滿着愛的生命一直到愛的關係、秩序和政治，直至整個世界。

什麼是愛？或者說，儒家如何理解愛？我想從三個方面嘗試着進行描述。首先，為了給愛找到最確定的基礎，它被看作是根於性和心者。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簡中有「愛生於性」之說，經由此規定，愛就是某種天賦及內在於人之物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，愛是人之之所以為人者。在這種理解之下，愛就是人的本質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，孟子才說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」。我們在痛恨一個人，痛斥一個人時，怒其無人性，不是人，枉披一張人皮。其實人的標準是孟子給定的。「無惻隱之心，非人也。」罵人也得有根有據，有理有節。

其次，愛指愛人，愛世界，愛別人，不私愛，貢獻愛。這才是「仁者愛人」的意義所在。「仁」字是就包含着重要的答案。不僅我是人，我之外的他人也是人，他們都是人。這種理解就是仁，就是愛。只有這樣理解行事，才能「愛人」。愛必然地包含着對他人和世界的責任、使命和擔當。

第三，孔子講的愛仁和仁愛是一種信仰和追求，一種嚮往和製造。所以孔子言之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但在閉上雙眼時，因聞道而崇信，因崇信而體會，終成仁者。（一）

復興中的漢服文化

鍾林芝

年輕一代想要「漢服復興」，看似是最表層、最淺顯、最易觸碰的那一層。事實上，它卻是距離我們最遙遠、記憶最淡薄、遺失最深刻的那一部分。因為要讓漢服真正地融入國人的生活，像日本的和服，韓國的韓服一樣成為一種民族文化的符號，並非易事。

鴻鵠之志，任重道遠。漢服，回歸生活才是最好的保護，接軌現代才是最好的傳承。而且，漢服想要在沒有任何理論框架的前提下，單靠着人們對它的喜愛而的「絕地重生」，這條路，想來也可知，必然是漫長與艱辛並存的。這裏不僅需要付出與實踐，還需要情懷與信仰。但是，不論是「復活」，還是「活着」都是我們文明復興的必經之路，我們責無旁貸，別無選擇。

復興不是復古，文化需要包容，形制固然可貴，但是我們要用包容的態度對待改良款，讓漢服更貼近生活，更日常。這兩年，穿漢服

上街人們已經習以為常；這兩年，人們也開始普及性地了解何謂襦裙，何謂曲裾，何謂魏晉改良款；這兩年，漢服也開始走上了現代的T台秀場……這些都說明漢服復興是有收穫的，說明現代的時尚也正在接受這種傳統的美。

而我，期待着漢服在世界的舞台上美出它的新高度，活出屬於它的文化自信和價值。



視◀漢服復興近年來越發受人重視 資料圖片